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録卷九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徐繩玉

宋宰輔編年録卷九

宋 徐自明 著

哲宗元豐八年乙丑

五月庚戌左僕射王珪卒

珪自熙寧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五月以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薨于位相神宗九年相哲宗纔兩月○初元豐五年哲宗封延安郡王七年神宗宴百官于集英殿哲宗初

侍立于朝天表粹温進止中度宰臣王珪稱賀神宗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令皇子與珪等相見珪等再拜稱謝八年春神宗寢疾彌留二月癸未王珪奏言去冬嘗奉聖訓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閤願早建東宮又奏請皇太后權聽政神宗首肯越明日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是日立哲宗為皇太子戊戌神宗崩奉遺制即帝位五月庚戌王珪卒事畧初贈太尉謚文恭墓碑賜懿文

為額上輟視朝五日禮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既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故也長編六月丁卯賜故左僕射王珪壽昌坊官第遺表恩澤十人詔給事中陸佃監護葬事葬並依韓琦例

戊午蔡確左僕射自通議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兼門下侍郎

韓縝右僕射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

確左僕射制曰嗣先人宅丕后思康濟于艱難位冢宰正百工盍聦圖于耉舊疇咨碩輔擢冠上台具官蔡確敏識造微訏謨經遠任重不撓凜凜棟梁之材含章于中渾渾廊廟之器蚤周旋於要路多啟廸於嘉猷遂膺夢卜之求更處丞疑之重佑我烈考時維弼諧肆予冲人實在顧託定策社稷救寧邦家永言訪落之初是謂持盈之際矧衆言之師錫抑天意之賚予若舟楫之濟巨川

若股肱之成一體茲惟哲乂屬在倚毗於戲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予方祈於訓告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衆有賴於儀刑尚率勵乎前修共圖安於洪業克相朕志永孚于休

縝右僕射制曰訪予落止以陟降厥家秉心宣猷以考慎其相睠言舊德久執事樞遺予冲人緊我昭考登延宰席播告治朝具官韓縝天資剛明世載忠諒服勤小大之務居有中外之勞被遇先朝周旋近列遂參圖於肯峉

彌叶賛於謀謨蹇蹇王臣之風巖巖師尹之望遭家不造降割自天永惟凴几之辰實奉綴衣之訓定策社稷書勲旂常鞏固泰山之安扶維神器之重進疇異數擢秉大鈞以師長於百工以弼諧於一德顧兹眇倚屬在老成於戲繼序不忘無疆惟恤若康王之率大卞而高宗之求多聞匪予耆明孰克勱相宜旁招於俊乂共宏濟於艱難底于康功綏我緒業

是月庚申左僕射蔡確為山陵使元祐元年正月

確提舉修神宗實錄縝拜守右僕射殿中侍御史黄履言縝不堪大用乞罷之不報十二月以祔廟恩確縝並除正議大夫

同日章惇知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門下侍郎除

司馬光守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新知陳州除

光門下侍郎制曰國家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以三省預聞政事而出納王命省維東臺非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彊毅有守詳明不撓者豈足以任此具官司馬光方重敦

實有德有言貫穿千古著為新書雖乃身在外而乃心無不在王室聞望之隆師言惟穆非止政有粃粺得以塗歸是惟朝夕納誨以輔不逮亦所以彰先帝知人之明往惟欽哉無或斁避

光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初公患歷代史繁蕪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

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序錫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盖有意復用公也丁未録 元豐八年四月以太中大夫知陳州是月戊午召為門下侍郎先是三月丁酉神宗崩司馬光赴闕臨衛士見光俱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百人聚觀之

光懼會故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宜下詔首開言路有詔起光知陳州光復奏疏再申前請太皇太后於是從光請下詔牓朝堂又促光過闕令入見至京之日太皇太后降中使封所牓朝堂詔書以示光光視詔六事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請改詔書頒之天下光之奏曰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

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揺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眩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

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所詢者狹望刪去中間一節頒告天下奏入尋除光門下侍郎光辭又并以二章繳進其一曰先帝思用賢輔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為人主莫能奪天下莫能移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

軍需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臣蒙陛下
特降中使訪以得失顧天下事務至多但乞下詔
使吏民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病苦無不聞達旣
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散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
京城之民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
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
罷物貨場及所養戶馬又寬保甲年限四方之人
無不鼓舞聖德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今

新法之弊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
改而逺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
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
所宜先者别狀奏聞伏望早賜施行是時方遣御
藥吴靖名光受告光復辭於是賜以手詔中使梁
惟簡且宣旨曰早来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
路俟卿供職施行光由是不敢復辭遂再下求言
之詔時六月丁亥也丁未錄光又言昨僭妄上言用

人等事尋准御前劄子所奏職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令具姓名奏入臣竊見吏部郎中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趙彦若博學有父風内行修飭朝請郎傅堯俞清立守恬滯淹歳久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彊禦朝請郎唐淑問行已有恥難進易退秘書省正字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無缺此六人者皆臣素所熟知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餘如

新翰林學士呂大防兵部尚書王存禮部侍郎李
常祕書少監孫覺右司郎中胡宗愈戶部郎中韓
宗道工部郎中梁燾開封府推官趙君錫新監察
御史王巖叟朝議大夫知澤州晏知止朝請大夫
范純禮新知登州蘇軾知歙州績溪縣蘇轍承議
郎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為衆所推伏望
陛下紀其姓名各隨器能臨時任使如文彦博呂
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亦

令各舉所知庶幾可以參考異同無所遺逸長編此奏得之雜錄不著姓名推究本末蓋司馬光也七月甲辰司馬光言先帝以契丹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欲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行之數年先帝寖知其弊伏乞盡罷疏奏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差役行於治平之前法久而

與編户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産神宗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以為病久之上即位司馬光入為門下侍郎始議以差役代免役即日上疏論免役之害民者五乞罷免役行差役詔從之當是時劉摯王巖叟等亦前獻言以為差役便其後蘇轍王覿孫升是光説而頗加損之光亦慮朝廷為異議所揺疏再上而

章惇果極言詆光于是呂公著請差官置局令精加考究以成萬世良法宜差韓維等四人詳定閏奏元祐元年二月乙丑遂從光言初行差役之法然其後獻議者或差或募卒無從一之論也初光已病歎曰免役之害未除吾死且不瞑乃力疾上疏改差役限五日欲速行臨終牀簀蕭然唯枕間有役書一卷而已丁未錄十二月司馬光言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

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比於漢唐之境猶有
未全深用為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
鄙武夫窺利邊功白面書生競獻奇策聚歛之臣
利析秋毫相與誤惑先帝於是置提舉官彊配青
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畎畆之人為保甲使
捨耒耜習弓刀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造為
器甲又奏置保馬使賣耕牛市駔駿而農民始愁
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内地各置將官以領之

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押皆不得闗預捨祖宗教閲舊制誦異書効奇服機械陣圖競為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壟市攖取坐列販賣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没貲産乃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彊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産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

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材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懦卒慵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妄動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盡為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宜所為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

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
毋得妄出侵掠俾彼此两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
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前此置
提舉官等事皆為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
而群臣猶憚於更張雖頗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
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好不減軍
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
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伏願陛下斷自聖

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為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光又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曽進歴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二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

宗也今皇帝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機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初王安石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上即位光請

下詔首開言路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至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户馬寛保馬限皆中出大臣不與公上䟽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後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

何時而君辭位邪公不敢復辭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勵精求治凛凛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闕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法及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

惠御亦再遂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説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閲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收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放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

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光始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

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與議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司及提舉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運使提刑於通判中舉運判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十科以求天下遺才

命文臣陞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丁未錄哲宗以幼冲嗣位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元豐八年四月辛未詔罷免行錢并市易理財京東西保馬等又詔京西及泗州所置物貨等場並罷又詔放元豐六年以前夏秋稅租市易錢等太皇太后宣諭三省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間不以為便當狥至公豈可不改五月戊午司馬光除門下侍郎六月癸未詔户部拘催市易

息錢準赦除放外其本錢特與展限三年丁亥詔
中外臣寮及民庶許實封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七月甲午詔罷諸縣鎮市易抵當三路保甲丙辰
詔罷河北糴本禁茶八月丁亥詔罷府界牧馬監
又詔罷在京免行吏祿食料錢等十月己巳太皇
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甲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
於民者改之遂令具保馬見行法以聞己卯詔罷
內外造軍器丙戌詔耆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保

正保甲承帖人並罷又詔罷三路提舉保甲官十
二月辛未詔罷太學保任法元祐元年三月乙丑
詔三省元豐以後增置職級並罷司馬光言免役
五害乞行下諸路限勅五日縣具利害申州本州
類申轉運司轉運司類申朝廷候到委執政看詳
修改丁卯朱光庭薦引范純仁以輔司馬光共圖
政事辛巳司馬光言抱病家居恐先朝露無以
上報力疾奏陳所見乞罷免役等錢復行祖宗之

法丙戌詔諸路將兵並依元豐令差使符祐本末始司馬光奏乞復行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媚光非事實也故蘇轍首以為言初范純仁自慶州名入純仁與司馬光素親厚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治道唯去太

甚者耳乃言于光以為此法但緩行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光弗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後折簡遺之光亦弗聽長編先是熙寧中王安石勸帝用兵以威四方其後帝以用兵為悔是時熙河既平帝乃遣内侍李舜舉往收瘞遺骸弔祭之帝又以城堡役兵死亡多顧輔臣惻然久之曰此何異以政殺人其後又謂執政曰用兵大事極須審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死傷皆不下

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未幾夏人又以大兵破永樂自徐禧而下死者又十餘萬人報至帝涕泣悲憤為之不食後語執政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夏人自此亦深意於和明年西人遂奉表乞修貢職還所侵地帝許之居無何夏復寇蘭州遂罷疆土之議未幾帝崩上即位夏人復遣使詣闕陳慰當是時朝廷追原先帝本意思所以息兵養民而門下侍郎司馬光等俱勸上以

棄地和戎為是上詔問范純仁呂大防純仁以為棄地便大防以為勿與便二人之議既不同朝廷唯司馬光力持和議頃之西人果遣泛使以土疆為請於是司馬光王巖叟蘇轍具奏論以為不可不許時執政類俱持議二三久無從一之論獨司馬光文彦博趙瞻持棄之之議堅甚衆莫能奪遂定議盡歸永樂陷殁之人即計日賞帛仍以葭蘆等四寨給賜之是歲元祐二年也五年二月夏

人遂以永樂陷殁人晉州進士邢逢原而下一百四十有九人歸于朝廷詔賜本州文學餘各推恩有差丁未錄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詔閤門司馬光呂公著自今前後殿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光在政府九月至閏二月拜相

七月戊戌呂公著尚書左丞自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除

神宗與司馬光及公著議論雖不合而數稱其賢

神宗將建儲諭執政曰來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司

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元豐八年四月丁丑詔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經筵遵先帝意也五月除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著始至太皇太后遣中使迎問其所欲言遂建言修德為治之要凡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省刑曰去奢曰無逸公著所言十事皆據經直言隨事解釋當時謂為君之道無出此十事者公著既上十事

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卿所奏備見忠亮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公著復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為念如罷導洛堆垜等局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户養馬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鹽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吴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内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之無不欣躍臣伏思先帝初即位至誠求治嘗令臣草

詔書以寬民力為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更張當須有術如青苗免役保甲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保甲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西等路配賣茶鹽過多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

甲尤宜先革者也然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使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天下不難為矣公著又上奏薦祕書少監孫覺方正有學識直龍圖閣范純仁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户部右曹侍郎使議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禮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吏部郎中劉摯資性端厚

承議郎蘇轍新授察官王巖叟並有才氣皆可充諫官御史臣誠見陛下有意更張而闕人裨助輒有論薦更乞詳擇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以聞光奏公著所陳與臣所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長編

自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

尚書奉行而已時政柄皆歸中省公著言三省官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輿以濟川陸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諸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

元祐元年丙寅

閏二月庚寅蔡確罷相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

制曰入則處機衡之崇以佐萬微之務出則膺屏翰之寄以維四國之安粤予同德之臣久託賛元之任均勞

申典孚號詔廷具官蔡確材猷靖深德宇方重躬夷險之一守歷勤勞之百為越升從槖之班特被先朝之遇秉鈞黄閣貳令中臺逮冲人踐極之初膺眞室受遺之託方倚舊德協致升平屢上封章願還機政誠悃甚確罄諭莫回宜陞殿幄之嚴往正帥垣之重以宣惠澤以答賢勞於戲廟堂歷年素亮始終之節股肱一體固無内外之殊往壯茂猷以輔予治

確自元豐五年四月拜相至是年閏二月罷相神

宗四年相哲宗數月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轍呂大防劉摯王巖叟之徒相繼進用確遂連表乞解機務故有是命拜罷錄先是確為神宗山陵使故事靈駕進發前一夕五使宿於幕次確獨不入宿於是侍御史劉摯劾其不恭山陵使事已確猶偃蹇於位於是劉摯與監察御史王巖叟右諫議大夫孫覺右司諫蘇轍右正言朱光庭彈章交上十數覺之疏曰臣竊見左僕射蔡確右僕射韓縝两人皆

非以德進者也或以典治獄事或以分畫疆界而至執政者也蔡確按濬河獄知制誥判司農寺熊本奪職領宮觀確即遷知制誥判司農寺按御史中丞鄧潤甫相州獄潤甫罷知撫州確即遷御史中丞按參知政事元絳太學獄絳罷知亳州確即參知政事此三獄者士大夫多以為冤確皆扺其亢拊其背而奪之位未幾先朝更定官制確即為左僕射矣永裕陵禮畢宜即避位以去今已五月

矣而又遲遲不決雖請不堅尚兾聖恩之復留也韓縝不學無術先朝嘗以北界爭地事付之無故割地其長七百餘里以遺北敵邊人怨之切骨以謂奪我父祖之地棄之敵人非獨惜其地又歸怨於朝廷敵人得地之後日以桀傲今縝為右僕射敵必笑以為中國無人也轍之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及塩茶錢法此蔡確之所賛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

臣張誠一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恥天下傳笑以為口實而朝廷輕矣光庭之奏曰今蔡確徒於議論政事之際章惇則明目張膽肆為辨說力行醜詆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為尊賢陰為助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欲默默為自安計願罷去確等柄任别進忠賢以輔聖治奏俱不報摯等懐不能已並論之確浸

不自安乃表求避位而其表有曰收拔當世之耆老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嚴邊備以杜二敵之窺覦走軺傳以察遠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恵澤厲公平之一道以合衆志之異同其言高自矜伐孫覺蘇轍愈不平復上疏論之轍之奏曰自法行已來民方困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

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塩鐵之舊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吕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臣竊惑矣確所上表雖外逼人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

扳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者也所謂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此二事皆確為政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孰能行此確既不自引咎反以為功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遂有是命丁未錄

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劉摯言若不早罷確職事則善人終不可立邪黨

終不可辨弊法終不可改善政終不可行疲民終不可安士夫終懷畏貳不得盡心於朝廷摯又言確自京官不十年至宰輔特以累治大獄鍛鍊誣陷緣此以進身又以朝廷政權私之於已夫百官差除從祖宗以来中書門下同共進擬所以合同衆論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後其事盡歸中書是時確為右僕射兼中書既已偏重進退人物隨意在手門下尚書省審察奉行而已天下莫

不知其非而確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陛下與太皇太后臨御之日御史臺禮部閤門同定垂簾儀制其時衆論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正其事者而或恐忤確之意乃言舊制不可輒改遂且如故無何適遇王珪薨謝執政遞遷確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謂去中書之位則無差除之權不便也即時陰令御史中丞黄履上言以為請朝廷從之於是差除方

歸三省合班取旨矣夫三省合班差除乃所謂公道然以確在中書貪權之故使朝廷之公道不得行者凡三年設使王珪不死確不遷門下則此事未必容改正非止三年而已朋附確者亦未必肯以為言也臣願陛下誠察此一事足以見確之存心常要大權歸己○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祖宗遺戒不可用炎人如趙普范質寇準李沆王曾王旦韓琦富弼張知白魯宗道薛奎皆中原人張洎丁

謂章得象王安石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皆奸人小則為身謀大則害國由是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時以為恨云長編

閏二月辛卯詔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蔡確如前宰相儀元豐八年二月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為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游上初寢疾恕邀問公繪具言

疾可憂狀愬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愬要公繪公紀二人愬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徑去已而愬謬謂雍王顥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内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謗云云確惇京愬邪謀雖不得逞其縱跡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為朝廷大禍其實本愬發之愬雅善司馬

光及呂公著確度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二人然恕傾險乃更與確僉謀謂確有定策功於是驟遷都司遂自奉議郎職方員外郎為右司員外郎○初蔡確與章惇邢恕等共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素懷不平及確為山陵使縝乃於簾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內朝與外廷備知之劉摯又言昨者確等罔恩轉官學士草制獨於確詞中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

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遂當之又確與章惇素相
親合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来
意不以為便故確内則陽為和同而陰使惇外肆
彊悍凌侮沮害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
由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元祐二年二月
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陳州蔡確落職守本
官知亳州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行也辛亥新
除知亳州蔡確徙知安州以給事中顧臨言確凶

險姦貪因緣治獄致位宰相與弟確議論國事進退人物因納賄賂理無不知落職移郡不足示懲右司諫王覿言陛下務以禮遇大臣不欲深譴確亦當與一遠小郡彼陳亳皆輔藩故確有是命三年正月正議大夫知安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知鄧州既而給事中趙君錫論駁乃罷所復四年正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餘如故確落職甫及一朞故有是命五月辛巳詔確責授左中散大

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丁亥詔確責授英州别駕

新州安置

確落職知安州制曰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蕃

飾襃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遻就避諱以曲全舊恩至

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蔡確早以才力奮於下僚旋蒙器使

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冐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

曲從皋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

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

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

確責授光禄卿分司南京制曰人臣之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誅無先於訕上具官蔡確姦回無憚險詖不疑以舞文巧詆為身謀以附下罔上為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大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陰結朋黨之助顯為衆正之仇日者寵榮亢滿於家司贓賄貫盈於季弟坐觀奢靡之無度不問貪饕之所從陽若不知陰與為地朕既屈邦憲以貸頑萬死又抑人言而置卿兩全曽不

反思尚茲歸怨形於指斥播在歌謠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覧觀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蓋皆怏怏之餘言雖朕欲容顧法不可考楊惲南山之句彼若無情方孔融北海之談汝為有實致之於理誰曰不然猶以股肱曲全體貌徐為進退之理保護終始之私尚以列卿俾分留務聊著為臣之戒用嚴蓋世之規往服寛恩罔貽尤悔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王巖叟所作也

○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制曰聖人察言以觀行要在去凶春秋原意而定誅貴
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具官蔡確象恭滔天懷詐迷國
同林甫之深阻固不易窺甚盧杞之姦邪信其難辨忠
義痛心於四海善良側目於兩朝家積之殃昧而不知
已求之禍大而莫辭陰遣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欺
惑衆人邀求後福而神奪之鑒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
言發於緣情之作險意潛驚於群聽醜詞明詆於慈闈
雖朕德之所招顧母慈之何負昨奉慈訓稍從寛科而

公議沸騰予心憯怛未喪朋邪之氣祇傷崇孝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戮驩兜黨惡尚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威姦慝假再生於東市保餘息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蓋將為國家無窮之計往服矜貸無忘省循

先是確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頎之弟軍器少監碩貸用官錢論法抵死詔特貸命除名勒停送韶州編管於是御史中丞傅堯俞給事中顧

臨相繼論確確坐是落職知安州滿歲徙鄧州至是復觀文殿學士會知漢陽軍吴處厚箋確安州車蓋亭詩朱上皆涉譏訕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其詩曰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鈎臺蕪没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此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之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對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由是事沮

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盖用仁宗朝章獻明
肅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盡極孝道
太母保佑聖躬莫非盡極慈愛不似前朝荒亂之
政而蔡確謫守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於篇
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於他而思處俊此其
意何也又詩言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
濵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意言海會
有揚塵時人壽幾何非佳語奏至右司諫吳安詩

首聞其事即彈論之自後右諫議大夫梁燾右正
言劉安世章疏交上三省進呈有旨令蔡確開具
聞奏及令知安州錢景陽取索元題詩本繳連實
封以聞中書舍人彭汝礪密疏救解大槩以處厚
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為言侍御史盛陶亦騰
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所申至具言確已刮洗
詩牌明日確之分析亦至且言詩意謂處俊上元
間有敢言之直氣非止諫傳位皇太后一事神仙

傳言蓬萊水淺及海中揚塵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語也李賀詩亦曾用此故事有天上謠云海塵新生石山下蓋亦述仙人壽長能見海生塵之意臣寮言臣是譏謗君親其誣罔亦不難曉奏至汝礪復救解之當是時罪確之論未決於是梁燾劉安世連章論之益苦至是詔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汝礪復封還之奏入即謫告會王巖叟當制遂草詞行下其略曰託深意以

厚誣包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覧觀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確雖分司而安世攻之不已諫議大夫范祖禹亦助之於是黨中宣諭梁燾等令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燾等奉旨即條上之以丁謂孫沔吕惠卿責降故事密奏已而執政對簾中忽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執政愕立相視因悉力開陳久之劉摯曰蔡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换播州事吕大防曰蔡確先帝

大臣乞如劉摯所論移一近裏州郡簾中曰山可移此州不可改於是執政不敢復言晝可先退范純仁獨留身揖王存論之意不觧純仁曰臣奉詔只乞免内臣押去簾中曰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簾中曰决不殺它遂退而行其責命忽夜批出差入内侍省供奉官裴彦臣等押送諫垣與中司俱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復不敢發初燾等之排論確也又密具確及王安石之親黨姓名以進其奏曰臣

等竊謂確本出王安石之門相繼秉政垂二十年姦邪羣小交結趨附深根固蔕牢不可破謹以王安石蔡確兩人親黨開具于後蔡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曽肇蔡京蔡卞黄履吳居厚舒亶王覿邢恕等四十七人王安石親黨蔡確章惇吕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安禮曽布曽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温黄履吕嘉問沈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於是簾中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

曰確無黨呂大防進曰確之黨甚盛純仁之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退又上奏其奏曰慶歷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亦嫉其黨類彼黨遂起大謗誣先臣與韓琦富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斲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為之寒心上頼仁宗容覆使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為美談今來

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在於此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黨勿問可也祖禹之奏曰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時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然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皇帝即下詔曰內外臣寮凡與謂往還者一切

不問所以安人情也初確之議貶新州也純仁語
大防曰此路自丁晉公後已荊棘七八十年公若
開之吾輩將不免矣其後果然善乎邵伯温之論
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
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宣公有文正公
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
行確謫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與人同過之心也
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

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絶之哉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天下之理疑若可行者聖人猶不許季康子蓋其意以謂殺一小人衆小人必起酬復豈非疾之已甚亂也一吴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

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姦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至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及忠良幾五十年不鮮卒致靖康之亂悲夫丁未錄

吳處厚者從蔡確為山陵司掌牋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已而確不薦用此

怨確故繳進確詩士大夫固多疾確然亦不直處厚云初蔡確坐詩語謗訕而諫官御史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之宰執侍從咸以為當然獨范純仁以為不可遂於簾前力開陳以謂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又引尚書所謂人有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之說以觧上意簾中

意不解卒貶確新州純仁退復上疏諫不報疏再上於是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攻純仁謂與王存黨確也純仁亦引疾請外遂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是日王存亦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七年五月確卒先是元祐四年中丞傅堯俞御史朱光庭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正言劉安世交章劾確與章惇邢恕黄履為死黨敢謂先皇與子為己功不早辨白釋天下之疑心其㦧

月浸深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以故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死于貶所及宣仁上賔改元紹聖三省乃為上言確之子渭狀稱吴處厚繳進安州所作小詩並無譏斥之意處厚誣鮮俱梁燾等陰使之到新州五年兩經大霈吕大防必期死亡更不量移舉族銜寃莫甚於此時章惇為相黄履邢恕皆用事追復確觀文殿學士確子渭及其祖母明氏挾權臣訟粉昆事將族滅劉摯梁燾王

巖叟以償舊怨既窮治無所得而御史中丞黄履
言官來之邵張商英劉極等論確先朝顧命大臣
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確太師謚忠懷賜第一區
又封成衛二國公崇寧初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
功元年詔確配饗哲宗廟庭五年請御書元豐受
遺定策殊勲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政和末京為
太師王珪壻鄭居中為宰相議論每不相下居中
將除母喪京恐其復位乃收用確子渭使論其父

定策功及元豐末王珪事以沮居中其辭深詆宣仁京為之助以熒惑上聽未幾渭更名懋拜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今上即位首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摭實刊修播告天下確追貶散官安置嶺南凡惇京所與濫恩並行追奪天下咸仰英斷焉丁未錄

初元祐六年八月三省進呈確母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為渠吟詩謗讟

只爲此人於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便當死此事
公輩亦須與掛意八年三月太皇太后曰蔡確已
死此人姦邪朋黨爲害得它死是國家福大防曰
此是天誅前一日新州以確死聞故有此宣諭
同日司馬光左僕射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除依前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曰帥群臣宿道而嚮方在愼取相佐王者修政而美
國莫若求人顧惟眇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不敢忘六
聖之休注意賢賢將以總萬方之治褎進上宰敷告外

廷具官司馬光賦材高明履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以知先王之言建事厚陵徧儀侍從之列被遇文考擢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難進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鈞之求調娛萬幾必先教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僉言襃加異數越升左揆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衍爰田陪敦真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遂字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

相者為之几杖而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

時光以疾方賜告不能入謝上遣閤門副使齎告印至其家賜之光辭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命無拜光皇恐請對延和殿詔許乘肩輿至崇政殿垂簾日引對餘依前降指揮

光入對再拜遂退而視事光之初相也王安石時已病弟安禮以邸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丈做相矣悵然久之蓋安石以行新法作相光以不行新法辭樞密副使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上即位宣仁后同政遂起光而用之也然當是時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

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光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俱天下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遂改之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法為不便者
獨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當參用元豐舊臣共變
其法以絶異時之禍實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
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得光之言可
以流涕痛哭矣丁未錄 公拜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專
行常平糴法以歲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
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
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

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光既拜左僕射詔役法利害許人户實封自陳章惇言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劄子其間甚多疎略臣光忠直誠於此首尾講求未熟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恐未盡善若一切變革欲速行之其為利害相遠萬萬吕公著言司馬光建明役法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略若博采衆論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必為良法今章惇所

上文字雖其言有可取大率出於不平專欲求勝
不顧朝廷大體望詳酌選差一二近臣詳定聞奏
遂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以聞壬辰詔
行司馬光役法役錢並免役人揭簿定差丙子詔
諸路市易息錢並除之庚戌詔罷陝西榷茶辛亥
劉摯乞罷水磨茶場從之六月庚子司馬光言諸
路將兵乞各委本州縣長史總管鈐轄都監監押
管轄七月辛酉司馬光乞以十科取士符祐本末八月

辛卯詔常平糶依舊法青苗錢更不支俵先是司
馬光請罷提舉官累年積貯則委提點刑獄主之
閏二月丙申如光所奏焉既而四月癸丑三省申
明前令而青苗斂散之法行之如初於是左司諫
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監察御史上
官均交疏爭之十數不報於是合臺論之西掖亦
連名同上又畫青苗四害以申三省三省乃進呈
光所上章詔如光請行下而中書舍人蘇軾不

肯書行乞青苗錢今後更不給散會司馬光疾間
視事亦請罷之上感悟遂即日行光奏馬丁酉光
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是月詔
自今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班序雜壓並在
六曹尚書之上資政殿學士曾任執政官准此附見
壬辰呂公著門下侍郎自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除
公著自元豐八年除尚書左丞是年閏二月除門
下侍郎再執政凡九月至四月拜相

丙午李清臣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吕大防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辛亥章惇罷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除知沂州

制曰黜陟之由咸狥至公進退之間尚存大體具官章惇早繇法從亟預近司肆彼躁輕失於審重至于暬御之列常交問遺之私比議役書本俾參訂當其敷納初不建明迨於宣行始興排沮務從含貸益至喧呶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稽參故實稍屈典刑噫朕以

幼冲仰煩慈訓竒乖恭事曷肅憲章其觧政機往臨郡寄弗忘循省祗服寛恩制詞錢勰所草也

惇自元豐元年五月守門下侍郎八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是月罷再入政府凡四年○先是上即位宣仁太后臨朝因司馬光吕公著改更弊事惇與蔡確時俱在位窺伺得失惇尤以詭侮困光御史中丞劉摰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累章䟽其罪惡請黜之未報

已而惇復與光於簾前爭辨役法至曰異日難以奉陪喫劒太后怒於是摯等益交疏之遂有是貶

丁未錄摯之奏曰惇能薄險悍謟事王安石以邊事欺罔朝廷遂得進用及安石補外惇又傾附呂惠卿當時號為入室之人隨時反覆物論賤之寅緣至於執政以彊市兩浙民田及寄語臺官等事為言路所擊而先帝亦益薄其為人於是黜之未幾復為蔡確所引以至今日夫去惡莫如盡陛下既

去確而今復留惇非朝廷之利乞付臣章于三省正其横議害政彊愎慢上罪顯然絀之可也左司諫王巖叟之為御史也先言惇材輕行薄廉隅不修無大臣體每聞縱肆倡狂為俳諧俚語侵侮同列朝士大夫相與鄙笑而已自陛下即位已來凡欲更張人情不便事惟惇彊悖不肯協心故為異論沮格善謀又聞惇受宋用臣贈遺貪汙不法又言臣聞諫官孫覺嘗論邊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

於人曰議者可斬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惇於言者
則欲殺之自古未嘗有大臣敢出此語脅諫官也
陛下詔求直言以益盛德而惇罵上書之人曰不
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廣聰明而忌嫉四方之人
以實告陛下又罵陛下所登用老成舊德亦曰不
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伏乞罷免以慰天
下之望又言惇於簾前爭役法辭氣不遜凌上侮
下敗群亂衆真小人之傑也蓋見陛下用司馬光

作宰相躁忿忌嫉益有不樂朝廷之心所以如此

上曰深知卿言惇遂罷知汝州長編元豐八年十月

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

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知慶州范純仁為左諫

議大夫知虔州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庭為左正

言校書郎蘇轍為右司諫正字范祖禹為右正言

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

執政對協衆望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

奏舉然後執政奏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知陛下何從知之得非左右所為此門不可浸啓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為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

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為例引親戚及所舉者居臺諫蔽塞聰明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純仁祖禹皆改它官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三省無所預於密院而惇乃越職肆言惇為大臣既不能薦賢以助國是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

之沮抑之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朝廷侵官犯分慢上瀆尊乞行顯黜元祐元年二月惇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熈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獘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獘將益甚矣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目踈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

法然後施行而雷同衆人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今惇乃不使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劄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實封聞奏惇不過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為敵但得光言無効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乞早賜罷免○九月惇自汝州除知揚州時執政以惇父老且病乃因明堂霈恩自汝徙揚意以便其

親也命已下而左司諫朱光庭論惇遷陟無名乞
罷楊州新除詔惇楊州指揮勿行依舊知汝州十
一月知汝州章惇提舉杭州洞霄宫惇既除宫祠
自便而諫官猶疏惇罪惡復留汝州三年正月正
議大夫提舉洞霄宫章惇充資政殿學士既而給
事中趙君錫論駮仍罷所復職知越州四月徙知
蘇州先是罷惇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惇自言緣
父齒耄期乞依舊提舉洞霄宫吕公著言於上曰

惇父老居蘇州今惇復留汝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舊臣失晨昏之養其所請宜聽故以蘇州命之惇復辭乃依所乞而父已卒四年十二月丁酉朔正議大夫章惇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宫於是舉行八月己未詔書惇始除喪故也初左諫議大夫梁燾等言昨劾奏章惇彊用賤價奪民之産詔章惇候服闋與宫觀差遣故有此授八年惇復除資政殿學士十二月權給事中吴安詩封還詔

章惇依累降指揮

乙卯安燾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尋仍舊

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自試吏部尚書兼侍講遷中大夫除

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也先是上以安燾受遺舊人乃自同知遷知院而以純仁補同知之闕命既下而給事中王巖叟封還之以燾為不當遷侍御史劉摯右諫議大夫孫覺左司諫蘇轍亦言之奏俱不聽命再下而給舍又封還遂不送門下書讀

由是合臺連章爭之益苦西省亦抗章同上又不聽劉摯又極言之純仁亦累章固辭於是安燾告更不降出純仁告乃送門下省書讀行下丁未錄三月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所變更時純仁同知諫院上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不可

不察復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光入相首改差役法純仁聞知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後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為光言之純仁在樞府凡二年至三年四月

拜相

四月己丑韓縝罷右僕射為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

制曰元首之於股肱始終貴乎一體本朝之視郡國内外均乎為民眷吾柄臣久執機務屬有賢勞之懇可無

體貌之優若稽故常昭異寵數具官韓縝嚴莊毅重而持之以敏識疏通博辯而濟之以小心出將明闕於藩宣以綏方面入告嘉猷於帷幄以長中樞簡自先朝遺予眇德事業之會端揆以居左右朕躬夙宵大政方倚謨明之效庶臻康濟之期而至誠屢抗於封章自訟恐妨於賢路異乎矜功要名而去者尤得難進易退之體焉是用遷秩崇階陛華禁殿陪敦邑賦增衍户封而況鄭壁近邦于門故里為國藩輔曽是燕閒之餘乃心王家勿忘

啓沃之志於戲咸有一德永孚于休往其欽哉毋斁朕命

縝自元豐八年五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為相不及一年先是御史中丞黃履言臣伏聞朝旨以韓宗道宗古是右僕射韓縝之姪故宗道自户部郎中為太常少卿宗古自司門郎中為光祿少卿又以吕希績是左丞吕公著之子故自吏部員外郎為少府少監皆為未允又言竊見韓縝領中書以

來曾未數月朝廷差除及緦姻戚者屢矣若使執
政自此皆援緦例以辛子姪則是朝廷為官擇人
之清職止為大臣子姪避親階寵之地於是太皇
太后親諭執政元豐八年八月遂以韓宗道為太
僕少卿韓宗古為少府少監緦亦出知潁州自是
遂詔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用進擬不專
屬中書長編初緦與蔡確並相而孫覺蘇轍劉摯朱
光庭王覿累章請罷之確既罷去上以司馬光為

左僕射覺等以為賢不肖不當並用葢請罷縝併
言章惇雖小有材而為性強愎操心不公廟堂之
上以惡言相加張璪闒縟荒疏尤非所處可並罷
去轍亦奏縝昔奉使定契丹地界舉祖宗山河七
百餘里以資敵國坐使兩河之地剪為仇讎敵
乘高以瞰并代朝廷雖有勁兵良將無所復施其
後擢為樞密使職在安邊而西戎無釁用兵深入
至使諸將敗衂前後喪師數十萬衆天下疲弊帑

藏空竭雖得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而厲階一生至今為梗存之則耗蠹中國為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請無緣強與遂使朝廷皇皇議論經年不知所出而縝曾無計以救前失據縝二罪雖伏斧鑕以謝天下不為過也簾中宣諭孫覺蘇轍曰進退大臣當存國體縝雖不協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已而縝亦揚言於人過寒食當求罷政劉摯等交章攻之益急遂有是命丁未錄元祐元

年閏二月左司諫王巖叟言蔡確章惇之大姦臣先已論之其次如韓縝之鄙俗不學張璪之陰邪不正李清臣之柔佞不立安燾之闒冗不才此四人者自執政以来有益國家者何事伏望別圖賢才任以大柄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衆皆留中不出內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異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長編

紹聖三年十一月泰寧軍節度使知潁昌府韓縝為西太一宫使縝乞致仕三省議除開府儀同三司許將曰開府使相豈可用致仕而得章惇曰帶節鉞加特進如何衆皆曰如此可也已而上令且與中太一宫使尋以中太一在都城中又改西太一四年正月以縝為右銀青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宫使從其請也五月甲子特授太子太保致仕尋卒年七十九上為輟朝成服於後苑

贈司空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四月壬寅吕公著右僕射自金紫光禄大夫門下侍郎依前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國莫難於置相君莫重於知人堯舜之除盖以疇咨而熙載商周之盛至以夢卜而求賢天降割于我家予未堪於多難思用耆德交秉政機其敷寵章以詔羣辟具官吕公著行應儀表學通本原忠義得於天資功名自其世美被遇先帝嘗入賛於樞庭曁予冲人遂同寅於

政路傳經意以諫國體推上澤以紓民心歛收俊賢補葺法度方重不倚雅有大臣之風調娛適中遂通當世之務是用升之右揆委以繁機中行爰田陪敦真賦爾則代天而理物予則羞耇以惟君於戲丞相之位未嘗無其人儒者之效久不白於世孟軻言無有者數百載揚雄稱自得者二三臣盖廸遠業者其功難循近迹者其力易勉行所學以底丕平

自蔡確章惇罷司馬光已卧疾及韓縝去位公著

嘗擯宰相事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為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元祐元年六月甲寅下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指𧼈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況罪顯者巳正惡鉅

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豈復究治以累
太和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
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給
事中胡宗愈奏中書省敕黄内有言者勿復彈劾
有司毋得施行之語臣愚竊以謂此二句於體未
便欲望去此二句則盡善矣始鄧綰責滁州言者
未已范純仁勸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
詔慰存反側既而中輟及呂公著救賈種民太皇

太后復欲下詔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他日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詔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論其不可

長編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右司諫賈易獨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

責易而吕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爲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耳太皇太后必欲責易吕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易遂自右司諫出知懷州既退公著謂同列曰諸公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説以惑上心者當是之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吕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嘆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於

此二年正月詔以公著為景靈安奉神宗御容禮

儀使

同日文彥博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自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潞

國公落致仕

制曰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廸厥官老成重於典刑

天下所以資其智迺睠舊德時謂元勲謀合祖宗之心

名載彜之器申頒賛册播告治朝具官文彥博惇大而清

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持我鈞衡文武兼

備其才險夷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傅說之總百官萬邦其乂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馴荒遠之情庶幾有為底于極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盤

先是司馬光入為門下侍郎首薦彥博而太皇太

后降中使宣諭光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為復起光於是不敢復言及蔡確罷相以光為左僕射光乃復言彥博沈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効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若依今官制用之為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

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决者方就彦博咨禀在陛下臨時優禮爾顧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彦博恐亦時有小補奏入不許而給事中范純仁亦以彦博老臣勸上名致之且言天下人心皆望陛下復仁宗之政今彦博仁祖舊相又北京韓絳南京張方平亦皆仁廟近臣同時而名所補尤大老成難得歲月易失未幾韓縝求避位皇太后始賜光密詔欲除彦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

光自以為名禮未正不敢居彥博上詔光再議之
光執奏如初遂命入內內侍省押班梁從吉齎詔
名彥博肩輿赴院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
覿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左正言
朱光庭亦三上章以為彥博師臣不宜煩以吏事
若右相則呂公著韓維范純仁俱可為之上問司
馬光光對若令彥博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
足尊老成矣又對以宜為右相者莫如著上以光

言俱是而聽焉命遂下又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經筵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是日呂公著
遂自門下侍郎為尚書右僕射丁未錄御史中丞劉
摯言彦博雖老然忠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心其
氣略足以彈壓強悍其威望足以鎮服遐荒欲望
聖慈詔彦博以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
宣名詢以籌策不須以官政嬰之陛下所以尊禮
舊德者至矣○四月辛亥河東節度使文彦博入

對命其子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五月壬午詔太師平章軍國事文彦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官位在宰臣上二年四月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可自今後每十日一赴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彦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並長編八月詔賜文彦博呂公著自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彦博公著力辭公著步履艱難詔特許令男

一人入殿扶掖彥博上章再辭免拜恩命詔允所

請

五月丁巳朔韓維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除

維字持國億第四子也維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

臣薦入館維初與王安石相友善治平間神宗開

潁邸維為記室叅軍每講論經義上稱善維必曰

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上由此大賢安石

神宗遇維甚厚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

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
先是蔡確韓縝為左右相章惇知密院左正言朱
光庭請退之而進三賢三賢謂司馬光范純仁及
維也其奏曰昨自朝廷名門下侍郎司馬光天下
翕然知所向矣宜更進之宰輔以盡猷為范純仁
近已名為侍講願直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
庶務侍讀韓維宜置之宥密臣願退三姦於外以
清百辟進三賢於内以贊萬務則天下之風自玆

始矣又曰臣嘗論姦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為之先論忠賢則以為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為之先蔡確既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闕韓縝既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既去乞以韓維補其闕蓋此乃天下大任惟天下大賢可以當之若蔡確之進本以滋章獄事韓縝之進本以附會地界宜早行黜降以幸天下既而蔡確請去詔未許而光庭又力勸上許之確尋罷相遂以司馬光為左僕射縝又繼

罷上乃出光庭三疏付光看詳光對以吕公著宜為右相維可門下侍郎上從光言遂有是命丁未錄

元豐八年六月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廷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云云於是起知陳州未行名赴闕遂留經筵

七月資政殿學士韓維兼侍讀仍提舉太一宫兼集禧觀使十月加資政殿大學士仍依尚書例給

廪俸以維先帝宫臣也是年拜門下侍郎王稱曰韓億不悦擴人以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此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事畧

九月丙辰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光自元祐元年閏二月拜相至是年九月薨于位為相纔半年光任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

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薨時年六十八謚文正贈太師溫國公皇太后聞其喪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明堂禮畢皆臨奠致哀賜一品禮服以斂賻贈異常等輟視朝三日官其親族十人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押班

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先是元豐五年秋光得澁語疾因預作遺表極論新法之害親書緘封置卧内曰死當以授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表論青苗免役錢保甲市易及种諤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輕動干戈妄擾蠻夷既而疾愈元祐初遂身任天下之責至是病甚尚諄諄所言俱朝廷天下之事既沒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俱

遣人求之京師於是監察御史王巖叟以謂光既薨當果於去姦審於進賢以慰天下之心即日上疏論初光與范鎮相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又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是以光之歿蘇軾狀光之行事以授鎮鎮即取以為誌系之銘及鎮卒蘇軾誌其墓其誌曰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天下

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丁未錄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契丹者彼必問光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及葬四方來會者盖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又嘗載光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史臣曰傳所謂微

之顯誠之不可揜光實有為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乎不遺此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何理也今光云亡下至搢紳閭巷之人罔不為之哀歎而唯是姦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鞅鞅不快於新政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冀善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

變僻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揺此其所以喜今大本已定惟陛下益加之意終始如一而已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私憂也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伏望陛下謹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厭公議

己夘張璪罷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鄭州

制曰昔我神考妝擢俊良寘于丞弼惟兹内史之重實總萬機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庭時惟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徇所請具官張璪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轂自西臺之要付以新鄭之雄加秘殿之隆名兼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尚有賴

璪自元豐四年二月除叅知政事五年五月官制行除中書侍郎是年九月罷知鄭州從其請也執政四年餘先是諫官王覿孫升王巖叟蘇轍劉摯累章疏璪姦邪請出之上欲退之以禮章疏不肯下覿等論之不肯已左司諫王巖叟之言曰按璪奴事安石死交惠卿羽翼王珪之佞唱和章惇以倚其内彊陰結誠一以資其外援云云　初簾中宣諭巖叟曰明堂大禮後璪必退至是明堂禮成引

疾請外遂有是命時臺諫彈章交上凡十數璪乃請外竟從優禮罷云十月詔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張璪不許辭免明堂大禮支賜璪為中書侍郎以疾在告禮畢執政官例有賜不與祭者當罷故特給之

十一月戊午劉摯尚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呂大防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摯尚書右丞制曰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

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昪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謇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蚤以御史祗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名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

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効

大防中書侍郎制曰用人先於求舊為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奨任勲舊崇尚寛簡而慎守典刑玆予一時股肱之臣率先三朝髦儁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呂大防器宇博深才智強敏蚤遇英祖亟聞直諒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翺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務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墮婾

追復賦役而惡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旣開懷以用善爾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

摯字莘老渤海人禮部奏名第一遂中甲科自張璪罷中書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忠實可任大事退而上奏曰檢會官制以前中書宰臣二員參知政事二員今雖分三省事多同呈然機務之本並在中書臣多病早衰難以獨當繁務伏

望早賜選差中書一員庶不致瘝曠上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御前日言劉摯可作執政緣未曾作尚書恐無此體例欲且除尚書公著奏曰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朝張昪趙槩馮京等例甚多近年蔡確不曾歷直學士以上職自權中丞除參知政事又章獻垂簾初聞姜遵劾直自諫議大夫擢樞密副使當時謂之姜擦子兼新定官制御史中丞在樞密直學士諸行侍郎之上摯遂自中丞

入輔公著又因奏言此後有孫覺李常胡宗愈皆

可用上深以為然覺常竟不至執政而卒

元祐二年丁卯

四月戊申李清臣罷尚書左丞目通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制曰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嘗奉橋山之

禮助我致孝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抗章

自乞誠意確然屢却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黽勉而

從具官李清臣博學洽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中陪禁

苑之遊自登丞弼之司益著忠勤之効勸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為心而朝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祕殿隆名益旌舊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廣予意

清臣自元豐六年八月除尚書右丞元祐元年閏二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執政二年餘○時御史中丞傅堯俞等言清臣資材闒茸性行憸邪聞每至都堂會議但飽食危坐若醉若夢是時朝

廷更用大臣清臣亦累表乞補外遂有是命元祐六年閏八月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王巖叟曰必有議論摯曰前執政為尚書有何議論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除命曰臣觀清臣所為韓琦生則附之死則背之韓絳成則隨之敗則毀之進退反覆無非為利既名而使之將有復用之勢失天下之望清臣除吏書之命卒罷八年四月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李清臣為

吏部尚書五月新除吏部尚書李清臣知真定府以權給事中姚勔論清臣不當名用故也六月知真定府李清臣復為吏部尚書

五月丁卯劉摯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王存尚書右丞自守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累遷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韙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禀中書俟旨存因對

及之即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也至是拜

尚書右丞

六月辛丑安燾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除

七月壬戌韓維罷門下侍郎自正議大夫初罷守本官分司南京改授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制曰朕承祖宗之丕業訪求黎老與共國事矧復裕陵藩邸之舊父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然而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旅力既愆以出守為樂進退之際

禮義存焉具官韓維頃以耆艾恬於燕閒名實遹英賴其勸講之助擢居黃閣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昃之務而方州存卧治之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乃還舊職以示洪恩尚俾中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思永終譽克綏厥心

維自元祐元年五月除門下侍郎是年七月罷執政踰一年先是維與刑部侍郎范百禄爭議刑名因指陳百禄所為不正而諫官呂陶復論維專權

用事類多除用親戚遂有是命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上奏願留之疏入不報而中書舍人曾肇亦繳還詞頭詔曾肇令依前降指揮肇奏如初於是遂以次舍人行下其後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請復名維於經筵不報丁未錄

八月新知鄧州韓維改知汝州維辭機政出守而其兄絳言其病悴請汝州以便醫故有是命○初維嘗面奏范百祿非理十餘事上以為譏罷守本官分司南京右僕射呂公

著即上疏極論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
降黜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可保遂詔韓
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然猶用前責詞同知
樞密院范純仁因言維公忠篤實禀於天性議論
賞罰據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謗可謂股肱之
良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姦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
不報一日公著於便殿復論責韓維事乞改詞頭
乃詔中書省韓維告詞宜作均勞佚意舍人蘇軾

實為之韓維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加太子少師

元祐三年戊辰

四月辛巳右僕射吕公著加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

制曰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選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智仁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具官吕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悅今見其心三年有

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盖清凈以臨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型之老多其賔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名公考固無異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機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囧俾斯人專美唐世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公著以年老數辭位太皇太后實封御札付呂大

防曰今皇帝冲幼正要宿德大臣輔佐公著乃有
平章之命詔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赴都堂
議軍國事出省毋拘時常行文書免簽書别建府
第許執政往議事公著進拜三公平章軍國及月
赴經筵位亞次太師文彦博仍與吕大防范純仁
並命公著大防純仁制詞蘇軾所草也草制之夕
上謂翰林學士蘇軾曰吕僕射以疾求去不欲煩
以事故以三公留之軾奉詔退而草制大臣以三

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二人出公著家議者榮之父恵簡公著乞免冊禮詔從之舊制將相皆以階官守三師或三公元豐改官制文彦博嘗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王安石以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元祐初彦博罷節度使入為平章軍國事即去守字及公著為司空學士院草制誤存守字是日三省被旨帖麻改正詔公著俸賜依丞相例唐故事雖三公亦必冠以文散階若曰守司徒司空之類本朝因之元豐官制三公三師與諸大夫均為寄禄官不

復有階然猶存守字
去守字自彦博始

三省樞密院以軍國事目當聞吕公著者定為令

凡與三省同行者一曰應差除并責降叙復等其

目十有二其與逐省同施行者一曰省曹寺監所

上事其目十有二其與樞密院同施行者一曰降

授差移管軍三路副都總管以下其目十有四初

以太師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其所預事目曰除

前執政尚書節度使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曰除邊

帥開封留都知府曰大典禮曰赦宥曰要切邊事曰軍馬河防措置事及公著平章乃去重事前此所未有也詔軍國重事及非常程事并臨時合與三省同議取旨並關預簽書

同日呂大防左僕射自中書侍郎除太中大夫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右僕射自同知樞密院除太中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大防左僕射制曰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

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太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具官呂大防造道醇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文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為名臣宜升左輔之崇𥩊總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興時眷責弥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惟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

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

純仁右僕射制曰朕唯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蔿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自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具官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歷之元臣彊諫不忘嘉臧孫之有後

戎公是似命名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邊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安於百姓以汝為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大防純仁既並命大防辭不敢當三上表俱不許純仁亦曰樞筦之任已不勝責今復位宰弼實無以堪堅辭至六七亦不許然後就職○初神宗崩

程顥謫至洛時顥責汝州酒稅偶以檄來舉哀於
府治既罷韓宗師曰今日之事何如顥曰司馬君
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曰二公今作相當何如顥
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
曰何憂顥曰元豐大臣倶嗜利者若使自變已甚
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既而光
公著並相純仁所見與顥同故蔡確貶新州純仁獨
以為不可至謂大防曰公若重開此路吾輩將不

免矣純仁竟罷去使純仁不罷顥不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丁未大錄

防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功而天下臻於富庶哲宗御邇英閣名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丁度對仁宗言祖宗家法大防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

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
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
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
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
有昭儀位本朝宮禁嚴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
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
皆不與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
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

宫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豈乏
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廷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
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
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
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
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寛仁
之法也至於虚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
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

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五年六月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舊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頗惑之御史中丞蘇轍言竊以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歛之怨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唯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揺貴近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雜

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猶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退復上疏言之疏奏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以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轍復上疏言之長編六年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宰相吕大防奏曰仁宗所書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請令圖寫置座隅以備觀覽從之八年十

二月左僕射吕大防言乞倣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書以為國朝大典仍乞令修史院官兼領從之四年二月大防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録六年三月實録成除右通議大夫七年兼修神宗皇帝正史

壬午孫固門下侍郎自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除

劉摯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王存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胡宗愈尚書右丞 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宗愈字完夫宿弟之子也舉進士甲科世父宿罷樞密副使出守杭州陛辭之日真宗問子弟誰可繼卿者以宗愈對除集賢校理先是胡宗愈初除尚書右丞左司諫韓川右正言劉安世同對延和殿上問近日差除如何川等對以朝廷用人俱協輿望唯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上宣諭且令試其所高安世曰宗愈頃在先朝實有可取但自為

中丞以後夙謩頊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咸驚愕盖執政之臣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豈是試人之地上雖以安世言爲然而重廢已行之命於是諫官御史彈疏交上唯有諫議大夫王覿指切大臣尤甚上怒於是太師文彦博司空呂公著左僕射范純仁同救解之純仁雖力救解而罪覿之意堅不可回於是胡宗愈亦容疏乞上優容之又不聽覿卒有知潤州之命覿既貶

宗愈亦卧家求罷有詔不許

同日趙瞻簽書樞密院事自中散大夫試戶部侍郎遷樞密直學士除

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初御批以知延州趙卨為樞密直學士同知樞密院公著大防純仁因告免對罷別批云延和進呈遂以瞻代卨卒莫詳其故云長編

元祐四年己巳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公著自元祐元年四月拜相三年四月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是年四月卒于位在相位三年公著寖以病告不能朝遂卒其家以遺表聞明日執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薨司空復逝痛惘久之上亦悲感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師中國公謚正獻上輟朝三日乘輿臨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喪事御書神道純誠厚德之碑本朝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從祖蒙正相太宗謚

曰文穆父夷簡相仁宗謚曰文靖一族之中為宰相者三人而公父子又皆以三公平章軍國夷簡尤器公著曰他日必至公輔然夷簡善任智而公著則持正以成天下之務賢於父遠矣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茍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致誠不事表襮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吕公著之於人材

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二月己卯胡宗愈罷尚書右丞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宗愈以元祐三年四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三月罷執政僅一年先是諫議大夫王覿疏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結其同於己

者操心頗僻如此豈可以為執政大臣覲絀守潤州而言者不止右正言劉安世前後二十次論奏乞行罷免於是尚書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罷政詔荅曰朕開獎言路通求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摇輔政之臣朕方御衆以寛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為疑蘇軾之詞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右僕射自太中大夫依前官為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

王存罷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為端明殿學士知蔡州

純仁罷右相制曰百揆居中所以和庶政九牧在外所以阜兆民雖出入之勢有殊而始終之恩無間式孚厥命其告諸朝 具官范純仁 仁總天常道躋民極顯寘朝廷之上並攷文武之長越進陪於萬樞遂升正於三事趙公入相歎先父之遺忠韋氏繼侯嗟後人之愈畏方倚成而熈績遽引疾以退身言雖重違禮寔增厚加殿中之近職畀褒內之大州斯崇寵名益懋恩數於戲九德咸

事無曠官而代天工四國于蕃有良翰而周邦喜位尊者報亦重志深者用彌堅勉廸爾猷往宣于治

純仁自元祐三年四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在相位僅踰一年存自元祐二年五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二年蔡確以詩得罪存與宰相范純仁留身簾前合力固爭以為不可貶確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確再貶新州存與純仁皆罷去拜罷錄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上前宰相蔡確知

安州日所為詩以為有謗訕語言者交疏其罪執政頗是其説純仁與左丞王存獨以為不可固爭之六月庚子朔范純仁王存並出居于外上章乞罷皆留中不出亦不批答亦不封還亦不遣使宣押甲辰宣制范純仁知潁昌府王存知蔡州朝廷既貶蔡確或勸純仁引去獨明己之力盡純仁曰我方慕古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安能楚楚自見邪言者果劾奏純仁及存遂俱罷存在熈寧中

論事純仁固已推之及同執政意趣又多合然純仁嘗建議罷教畿内保甲存獨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論者亦稱其不苟相比云純仁及存既罷劉摯為王巖叟道簾前奏對語曰太皇太后謂純仁差錯久矣初以其有大名又司馬光甚重之遂用之不意其如此也蓋止得虛名耳太皇太后又曰諫官

言純仁黨確則恐不然但所見偏謬耳又曰王存
殊無執守前日為范純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確
大防等曰王存在省中諷臣臣不敢聽其言而純
仁納之太后曰純仁用過其量故至此六年十二
月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知河南府范純仁言
昨以禦戎失策累章待罪蒙恩罷帥移知河南府
切恐未厭公議望再行黜責詔范純仁降中大夫
初議落職嫌太重欲止降官又以故事宰相必帶

諫議大夫官制為太中大夫今降中大夫或疑之既而以純仁外任遂有是詔八年正月詔自降授中大夫復太中大夫六年閏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存為吏部尚書元祐七年八月除知大名府存自揚州召入為吏部尚書纔朞歲時在廷朋黨之論浸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由是復與任事者不合求補外除大名辭之改杭州存累請老皆不

許復連章告歸尚不許存請益堅得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請不已而言者論存於元祐初嘗附會請歸西戎故地紹聖四年二月遂許存以正議大夫依前職致仕其蔭補恩止與一名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降授通議大夫致仕王存卒上輟視朝贈存左銀青光祿大夫

丙午韓忠彥尚書左丞 自樞密直學士戶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許將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趙瞻同知樞密院事自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將字冲元福州閩縣人舉進士第一忠彦字師朴

琦之長子也

七月庚辰安燾罷知樞密院事以母喪去位

燾自元豐六年閏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

六月丁母憂在樞府凡七年九月有詔起復正議

大夫知樞密院事燾固請終喪許之燾既除喪執

政檢舉進呂大防曰據理當還舊職又緣有趙君

錫賈易兩章論列太皇太后難之王巖叟曰若還舊職必致人言大防因請除鄆州詔可六年閏八月遂除壽為右正議大夫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壽尋以父老辭改知鄭州大觀二年六月己丑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安燾卒

十一月癸未孫固知樞密院事自門下侍郎遷光祿大夫除

劉摯門下侍郎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除

傅堯俞中書侍郎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五年八月丙申詔門下侍郎劉摯累奏乞外任已降詔不允殿中試御史楊康國奏摯高材遠識公正不倚有以大過人者自侍御史再遷為執政三四年間徧歷三省公望益隆不可輕聽其去戊戌門下侍郎劉摯復位視事如故摯之任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左僕射吕大防議稍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由被憾者鼓怨

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信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
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趍利
者交鬬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為朋
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深知無它然外論如此
非朝廷所宜有欲少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七
月庚寅奏事畢摯獨留奏願賜骸骨既退連上章
出就外第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名摯入對太皇太
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

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改其本蓋自吏額始長編六年正月癸未呂大防移疾太皇太后遣陳衍至尚書省問劉摯人材可進用者摯具以六七人對蘇轍王巖叟在焉四月戶部員外郎楊畏為殿中侍御史從中丞趙君錫舉也王巖叟移簡詰劉摯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大防

與摯各有異意皆欲得畏為助君錫薦畏實摯風

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攻摯云云長編

堯俞字欽之鄆州項城人十歲能為文未冠舉進士

宋宰輔編年録卷九